

18 位大师设局
谜团纷至沓来
真相，此刻就在你的心中

世界名家
推理小说选

(美) 约翰·卢兹 等著 艾玛 选编

SHI JIE MING JIA

TUI LI XIAO SHUO XUAN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18

位大师设局
谜团纷至沓来
真相，此刻就在你的心中

世界名家推理小说选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名家推理小说选 / (美) 卢兹等著; 艾玛选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08-0847-0

I. ①世… II. ①卢… ②艾… III. ①推理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19603号

世界名家推理小说选

作 者 (美) 约翰·卢兹 等著 艾玛 选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847-0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师与你共推理（代序）

悬念推理小说以解谜、惩罪为主要特色，一百多年来吸引了数亿读者，造就了众多推理小说作家。但是真正算得上大师的可谓凤毛麟角，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看不到大师的作品，而是在浩繁的推理小说中找到精品并非易事。那就让我们来完成这项精挑细选的工作吧。

推理小说的关键是谜案本身，犯罪的存在仅仅是给侦探提供破案的对象，作者与读者对罪犯始终保持一种超然的中立态度，侦探的作用是通过破案解开谜底。所以，大部分侦探都智力超凡、逻辑严密、个性鲜明。一百多年来，推理作家基本沿袭这种模式进行创作。当然，近年很多作家在创作中有了新的突破：比如把所有的线索都交给读者，比如整部小说中并没有出现侦探，或者把罪犯作为主角……更新的小说写法是，完全不讲犯罪与惩罪的故事，而是把笔力放在探寻罪犯的犯罪心理上。英国与美国的推理小说截然不同：英国的推理小说情节缜密、风格典雅，而美国的推理小说则注重轰动效应。无论是怎样的写法，其实最最吸引读者的就是罪案推理的过程。好的推理小说一定是以严谨、精密的推理过程赢得读者的青睐。

摆在你面前的这本《世界名家推理小说选》就是拥有上述不同写法不同风格的精粹读本，它囊括了当今活跃在欧美推理文坛上的名家大家之作。一部小说的高下，首先是建立在闻所未闻的故事中扑朔迷离的谜团，然后是步步推进的解谜。失去谜团和解谜艺术，便失去了这类小说的魅力。我们在挑选作品时，第一挑选出自大师之手的作

品，第二便是谜团。本书一共挑选了18篇佳作，18个谜团等待你与大师共同解谜。

本书的开篇之作是美国推理小说大师约翰·卢兹的《永远的绅士》，作品把我们带入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一艘“泰坦尼克”号巨轮上，正上演着一场秘密图纸争夺战，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全部登场，期间还夹杂着感人的浪漫，最终图纸花落谁家成为整部作品的谜团。当阅读完毕，你不由得惊叹大师高超的技巧：在这样短小的篇幅内，竟然能够写出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战，人物如此之多，却各个跃然纸上，这是我读到过的技巧最为娴熟的作品之一。约翰·卢兹曾经担任过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主席，是一位高产作家，其作品大多被改编搬上大银幕，以超想象力的惊悚细节著称；开往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特福市的“《莎士比亚快车》”每天正点发车，一个令人羡慕的美女在等候这趟列车，她热情的与同行者们打成一片，她是去莎士比亚故乡朝圣，但是其间发生几起珠宝店抢劫案，这些旅客成为被调查对象……把历史事件巧妙地与案件结合在一起是英国作家爱德华·马斯顿的写作特点，这次他运用精准的时间与地点，计算出劫匪的点与线，不能不说其构思之巧，缜密堪比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人活着总会有诸多不顺心的事，在《赔礼道歉》这篇小说里，一个万事不如意的家伙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要向那些有意无意得罪过他或他得罪过的人赔礼道歉……谁又能想到他是用那样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赔礼道歉呢？杰夫里·迪弗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高手，他的作品总是题材独特，想象力超群，有着鲜明的“反英雄”特色，加之流畅的叙述，使人不能不一口气读完；本书还选入了具有黑色风格的推理小说《赌运》《猫咪的秘密日记》，而《活生生的武器》是黑色推理的另一类型，小说用谋杀这一残酷的手段，揭示了职场、金钱、爱情等诸多社会问题，而最终的结论却是谁的智慧更高一筹。这篇作品出



自挪威著名犯罪小说家理查德·麦克之手，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黑色风格，对人物心理描写出神入化，赢得过众多奖项。接下来的《爱的证明》《末日》《专用蓝盘》《双面人》《蒙特福尼冈的谋杀》……每一篇都是精品，每一篇都值得仔细阅读。跟随大师，走进解谜游戏，直至读完最后一篇，依然会感到意犹未尽，等待下一篇的到来，这就是短篇推理小说的魅力。

时隔不久，我们还会奉献本系列的第二本、第三本……这些精品佳作将陪你度过每一个寂寞的夜晚。

咖喱

2011年2月于陋室



目录

contents

永远的绅士 / 1
莎士比亚快车 / 21
活生生的武器 / 41
赔礼道歉 / 55
赌运 / 77
爱的证明 / 95
日末 / 117
专用蓝盘 / 137
猫咪的秘密日记 / 161
双面人 / 187
当头一棒 / 203
枪手 / 219
蒙特福冈尼的谋杀 / 241
公正的审判 / 263
失踪的女人 / 289
沉默的人 / 305
钟面杀手 / 323
“二 L” 研究会秘闻 / 343



永远的绅士

(美) 约翰·卢兹



“泰坦尼克”号快要起航了，这位英俊潇洒的英国绅士才登上客船。大多数的乘客都待在甲板上，等着欣赏起航时皇后镇和爱尔兰海岸慢慢远去的景色，他却直接钻进了他 C 甲板上的头等舱里。

他看上去三十来岁，无论是从他的穿着，还是举止风度，都尽显他的贵族身份。他身穿一套做工非常精湛的灰色西服，和他清瘦却强壮的身材相得益彰。午餐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社交技巧更是无可挑剔。他的五官略显得有些瘦骨嶙峋：一双眼睛蓝而深邃；两片薄薄的嘴唇几乎总是弯成似笑非笑的形状，看上去很赏心悦目。跟这些特点相配的是他抑扬顿挫的声音和上流社会的口音，这些无不象征着财富、高等教育和权势。头等舱里的单身女人们都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对这位绅士充满了好奇心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单身女人。“你认识那位小伙子吗？”英国陆军的退役上校罗杰·布鲁克斯目送着这位绅士离开饭桌的时候问道。

“我敢肯定他没有说他的名字。”饭桌上有一对长得不算漂亮却很富有的双胞胎姐妹，说话的便是其中的一个，叫阿尔玛·克林科斯格尔。

阿尔玛的姐姐维拉跟她一样，都是一头金发、平淡乏味，只是维拉左眼下边有一颗痣，而她没有。维拉停止搅她的茶，抬起头来说：“我敢打赌你刚才一直在竖着耳朵听他的名字。”

“好像你没有听一样。”维拉狠狠地瞪着她妹妹，她的痣无疑增强了她愤怒表情的效果。

“非同一般，是吧？”从上校灰白色浓密的小胡子下面传出他的咕哝声。尽管他已经年过六十，却仍然是一副军人姿态，这使他一身普通的棕色斜纹软呢套服看起来就像军装一样。虽然他的上衣和背心



上还沾着斑驳的面包屑。长期以来，布鲁克斯上校勤勤恳恳地效力于大英帝国，所以尽管他举止颤颤巍巍，礼节上也有诸多疏忽，比如吃饭的时候掉面包屑等，人们都可以欣然地做到视而不见。他的妻子莫德深爱着他，对他也很迁就，她伸过手来帮他把最大块的面包屑拿掉。

“他叫维克。”从桌子对面传来了一个深沉的声音。声音是英国财政家唐纳德·布莱斯怀特发出的。跟平常一样，只要他一开口，其他谈话全都戛然而止了。他身材魁梧，肩膀宽阔，下巴突出，一双黑眼睛深陷于眼窝中，一看就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即使他没有英格兰的大片土地，他也是那种一说话就让众人聆听的人。“全名叫阿什顿·维克。”

“很友善的家伙，就是有点儿让人看不清楚。”上校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拿剩下的半个硬面包卷。“举止仪态挺不错的，看起来好像在军队里服过役。”

“不，我想他没有当过军人。”布莱斯怀特说道。他举起水晶杯，呷了一口葡萄酒，水晶杯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他是英国人，是吧？”上校的妻子问道。

“噢，是的。”布莱斯怀特说，“不过他在法国念的书。几年前我在巴黎出差的时候碰到过他。他好像是个艺术家。对，我想是雕刻家。”

“艺术家！”阿尔玛·克林科斯格尔说道，“那岂不是很感性吗，太棒了！”

上校不满地瞥了她一眼。

“听说他很有才气。”布莱斯怀特说。

维拉·克林科斯格尔抿了一口她的茶，笑了笑，并没有抬起头来，看上去茶很合她的口味。

上校想，她肯定是在胡思乱想。

下午晚些时候，维克正在甲板上散步，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让他停住了脚——真正让他停下来的倒也不是这个声音，而是那个女人叫

的一声“伯蒂”让他转过头去。

他很随意地站在那儿，一条腿略微弯曲着，一只手放在裤兜里。他看着她一步步走过来，记忆的波涛在他脑海里翻涌起来。他认识她，只不过她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嗨，伯蒂·维克！”她叫得更温柔了。她面带微笑，一步步地走近他。她上身穿一件高领棉衣，下面配了一条灰色紧腰短裙，裙摆在风中跳着欢快的舞蹈。她没有佩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首饰，风吹乱了她乌黑的头发，遮住了她的一只眼睛——她那紫色的眼眸是那么明亮，令人吃惊。维克立刻就算出来了：她现在应该有二十一岁了（他是六年前在伦敦的贫民窟认识她的，那个时候他二十四岁，是个学艺术的穷学生），她坐的是三等舱，非常迷人。她的笑容绽放得更加灿烂了。“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洛娜·佩林。”

“是的，你是洛娜……”

“哎呀，哎呀，你看起来现在很不错啊！”说完，她一下子显得有些不自在了。“你也许不知道，可是，呃，我过去对你很痴迷的。”

维克知道，当时他知道。要不是那个时候她太小的话……

“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小女孩，伯蒂。但是现在我大多了。”

“跟我一样。”维克说道。她凝望着他，那眼神就像几年前小洛娜看他的眼神一样，如此的坦率，却又带着几分迷惑。他意识到自己也在凝望着她。过了这么多年了，他们还像当初那样心心相印着。“你变得更漂亮了。”维克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也是，伯蒂。”她眨了眨眼睛。

维克咬着下唇，认真地看着洛娜。然后，他拉着她的胳膊，领着她往围栏边走去。看来她并不介意。“洛娜，我必须告诉你我的秘密。”

“请说吧，伯蒂。”

“现在我不叫伯蒂了，”他说，“叫阿什顿。”

她那双迷人的紫眼眸里写满了惊奇和疑惑。“你是在装腔作势吧，伯蒂？”

他笑了，“不是。”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洛娜，你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总是可以信任你的。”



“那么现在你也可以信任我。”她告诉他。她好像并没有挪动，却不知怎么的跟他靠得更近了。

“在这艘船上，我不叫伯蒂·维克尔，叫阿什顿·维克。”

“伯蒂，你犯法了？你做艺术没有成功？”

“我没有犯法，洛娜。我跟你说我目前在英国情报部工作，你相信吗？”

“如果你需要我相信，我就相信。”

“不要告诉任何人。现在，对你，对船上每个人，我都叫阿什顿·维克。”

“那好吧……阿什顿。可是我的确更喜欢叫你伯蒂。”

“洛娜，求你了！”

“好吧，阿什顿。”洛娜坚决地说道。

“还有，在船上的时候我们不能看上去像认识的样子。我们不能在一起。”

“啊，我不喜欢这样，伯——阿什顿。”

“这一点至关重要，要不然我也就没有必要说了。跟德国的战争迫在眉睫了，在这艘船上我有一项秘密的任务要执行，我宣过誓的。”

“是的，我在《杂志》上看到过一幅漫画，画的是德国、法国，还有英国坐在一个火药桶上聊天，火药桶的保险丝正在燃烧。”

“所以这件事才那么重要啊，”维克很急切地说，“这事关整个欧洲。”

“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的。”她告诉他，“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什么是英国情报部啊？”

维克跟洛娜分开后不久，就按计划去布莱斯怀特的头等舱和他会面了。布莱斯怀特的舱位也在C甲板上，跟维克在相反的一头。布莱斯怀特正在等他，一听到敲门声，就给他开了门。

“下午好，布莱斯怀特先生。”门在维克身后关上了。

布莱斯怀特向一把红色天鹅绒的翼状靠背椅示意了一下，维克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布莱斯怀特继续站着，两只粗壮的胳膊抱在胸

前。他说：“要记住，就这次行动而言，我的地位在你之上，但是在这艘船上，我是布莱斯怀特先生，而你是阿什顿·维克。”

“当然，这是总部的指示。”维克知道布莱斯怀特是那些支持德国的英国人中的一个，他们指望着打仗，指望着战争以德国的胜利告终。身为名副其实的英国公民，他比一般的德国间谍地位要高，价值也更大。维克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等着他下达简令。德国情报处恪守一个原则，那就是绝不提前让你知道你没有必要知道的情报。现在他将第一次了解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

布莱斯怀特放开抱在胸前的胳膊，开始一边在船舱里踱来踱去，一边用他粗哑的声音小声地、诡秘地交代起来，“‘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里有一位英国绅士，带了一种无线电控制的鱼雷制导装置的设计图，准备送到一家美国公司去研制和生产。我们先要弄清楚是谁拿着这些图纸，然后目标是把它们拍下来，但不要让它们有任何损坏。”

维克很清楚为什么不只是简单地把那些图纸偷来。这样的话，英美在研制制导系统的同时，德国就可以紧锣密鼓地研制出一种可以对之进行干扰的应对装置，那么英美投入的大量时间和资源无疑就白白浪费了。

“我们还了解到，”布莱斯怀特说，“吃饭的时候这个信使跟我们坐的是头等舱的同一桌。”他笑了，“这样的安排并非出于偶然。”

维克也笑了。柏林那边的考虑确实够细致周到。

“我们先要确定跟我们一起进餐的人当中哪几个人最有嫌疑，下一步就是去他们的客舱搜那些设计图，把图纸拍下来。当然，问题在于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

“我有把握完成这个任务。”维克说道。

此时，布莱斯怀特已经走到舱门口，这是在暗示他命令已经下达完毕，于是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维克本来想告诉布莱斯怀特关于洛娜·佩林的事，后来又作罢。他自信可以把握好这个问题，而残忍的布莱斯怀特对此会有什么反应，他却没有太大的把握。

有一点布莱斯怀特没有告诉维克，那就是船上还有一个德国密



探，坐的是三等舱，名义上是一个叫纳尔斯·史文森的瑞典人。史文森目睹了维克和洛娜在甲板上的会面，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他的怀疑。

那天晚上进餐的时候，维克跟往常一样随意自然、光彩夺目，但实际上从第一道菜到最后的第十一道菜，他无时无刻不在打量他同桌的人。他们的饭桌实际上是由两张正方形的桌子拼凑而成，总共坐的人数不是平常的八个，而是十二个。这十二个人中是谁掌握着那些可能会决定历史进程的图纸呢？

他认为那两个双胞胎姐妹——阿尔玛·克林科斯格尔和维拉·克林科斯格尔，可能可以排除掉，但也仅仅是可能。或许她们并不像她们看上去那样傻、那样轻佻。

坐在克林科斯格尔姐妹旁边的是喜欢嘲弄人的美国剧作家查里斯·名哈特，他就是最近风靡百老汇和伦敦的音乐剧《五朔节花柱》的作者。他肯定是有很大嫌疑的。

饭桌上还有大大咧咧的布鲁克斯上校以及他的妻子莫德，一对典型的退役军人夫妇。上校喜欢讲述以前战场上的惊险故事，他的妻子则在一旁容忍并尽力阻止他的粗俗行为。

桌上还有美国的金属器具大亨、暴发户欧内斯特·沃克和他的妻子——一个性情阴郁，来自印地安那的女人；年轻的英国单身汉德雷克·曼宁立；露西·伯恩斯拉特，一位过气了但仍不失艳丽的美国女演员，她大半晚上都在跟维克和曼宁立调情，此外还比较隐讳地想让名哈特在《五朔节花柱》的巡回演出中为她安排一个角色；一位很受欢迎的英国记者罗布·科伊尔，他此行是为了给《伦敦时报》撰写一篇有关这艘豪华轮船的处女航的文章。

维克判断的结果是有可能性的人太多，他必须按照优先次序一个个地进行盘查。

在东边的一个港口，另一条船也起航了。德国的“SMU-7”号潜艇在大西洋上航行了几天后，英俊潇洒、恬淡寡欲的司令赫尔曼·吉尔豪瑟对他的军官和船员们下达了命令。他的命令特别精简：

“我们要前往大西洋的一个点去秘密跟踪一艘远洋客轮。”他没有告诉他们此行的原因。

大副威利·雷内德长得虎背熊腰，却是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他什么都没问，心里却暗自琢磨着此次行动的可能原因。潜艇上并没有装备鱼雷，只在甲板仓备了最少量的弹药。这就是好的预兆。

雷内德怀疑 U-7 参与的这项行动可能会促成战争，所以他耐心地等着司令下达进一步的指示。

维克和布莱斯怀特的怀疑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曼宁立，那个书生气十足的年轻单身汉；另外一个记者罗布·科伊尔。但是布莱斯怀特特意提醒维克，露西·伯恩斯莱特毕竟是个演员，英国情报部可能认为她有超乎一般人的欺骗能力，会让她去送那些图纸，说这是浪漫精神和爱国主义的表现。

布莱斯怀特集中注意力盯紧魅力四射的露西·伯恩斯莱特，他跟她说自己有一个还不算很成熟的想法，就是出资拍一个剧本。与此同时，维克设法加入到头等舱绅士休闲室纸牌游戏的行列，一起玩的有科伊尔、曼宁立，还有另外几位男士。他故意早早地输了钱，退出了游戏，准备到这两个男人还有露西·伯恩斯莱特的房间展开了搜索。

维克回到自己的房间拿了布莱斯怀特给他的小型莱卡照相机，就又出了门。在走廊上，他迎面碰到了洛娜·佩林。

她朝他笑笑，吻了他的脸颊，“我偷偷混在有钱人中间上来的，想不到甲板上去兜兜风？”

她靠近他，一阵诱人的香水味朝他迎面扑来，他感觉她的身体在燃烧。他无法控制自己，于是亲吻了她的脸颊，“我，呃，跟你说过不行的，洛娜。”

她的眼睛落在了他拿的相机上，“这么黑，根本就没办法拍照啊？”

“是啊。我是去绅士休闲室给人讲怎么用这个相机。”他知道她是不能跟他去那儿的。

“哈！这也是你任务的一部分吧？”她问道。她咧嘴笑了，心想

这是多么过瘾的冒险啊。

“洛娜，求你了，千万别提这件事，只要相信我就是了。我不想你有任何危险。”

“我不在乎！”

“也不想因为你给我带来危险。”

她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望着他，再一次吻了他，这吻轻轻地落在了他的唇间。他无法抗拒，紧紧地搂住她，回吻了她的唇。

分开的时候，他轻声对她说：“记住，洛娜！”

“我知道，亲爱的。”她说，“但是等这件事完了……”

“完了我一定来找你。”他许诺道。

她不愿意地放开他的胳膊，微笑着离开了他。

维克惦记着自己的任务，疾步朝绅士休闲室相反的方向走去。他走向第一个船舱，准备用布莱斯怀特以神秘的方式得来的万能钥匙打开舱门进去。这一点足以让一个人对柏林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但是他把曼宁立、科伊尔和露西·伯恩斯莱特的房间彻头彻尾地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东西。

“我们必须加大搜索的范围。”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布莱斯怀特告诉他，“而且要赶快。”

第二天早晨，维克发现那些设计图藏在布鲁克斯上校手提箱的一个活底里。这时，上校正在甲板上散步，这是他每天都要进行的锻炼，他的妻子则躺在一把轻便折叠躺椅上读杰克·福翠尔的一本小说。

上校回船舱换他的助步架的时候，维克正在等他。

布鲁克斯的眼睛一眼就看到了开着的手提箱，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盯着维克。

“布鲁克斯太太还在看书吧？”维克问道。

上校的眼睛一眨不眨，“你知道她还在看，要不然你就不会在这里了。是一本福翠尔的小说。船上有人，你知道。”

“图纸被我拿走了。”维克说，“我要把它们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哪里安全？”上校问道。他的举止现在看起来简直判若两人。那个颤颤巍巍、和蔼、顽固不化的军人顷刻间变得生气勃勃，眼神犀

利。

“我的房间，那是布莱斯怀特最不可能搜到的地方。”维克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他的手，“我是埃文·维克上校，英国情报部的，同时也是德国双重间谍，德国方面以为我在为他们效力。”

布鲁克斯犹豫了一下，这才跟他握了手。他干脆地说：“请解释。”维克照做了。

U-7 已经到达了离纽芬兰海岸 370 英里的目的地。

“很快我们要执行一项打捞任务。”吉尔豪瑟上校告诉他的军官们，“我们将要跟踪的客轮上会扔下来一个密封的容器，里面有一样东西。它会漂浮在水下几英尺深的地方，先发射出无线电信号，过十五分钟后，再涌出一注黄色染料。U-7 必须先锁定无线电信号，再靠视觉信息去追踪染料，最后找到那个容器。”

接着他让威利·雷内德来负责指挥，自己回到住处休息去了。等到天黑的时候，U-7 就会露出水面设置监视哨了。雷内德和其他军官都没有问要打捞的那个容器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如果吉尔豪瑟想让他们知道的话，会告诉他们的。

航行到了第四天，布莱斯怀特听到有人敲门，他打开门，看见纳尔斯·史文森六英尺高的庞大身躯立在门口。

“你最好是有要紧事要汇报。”布莱斯怀特一边说，一边拽住他的胳膊一把将他拉进门，以免被别人看见。

“我按照指示，一直在监视维克。”史文森说，“他一直在跟船上的一个女人幽会。”

布莱斯怀特盯着他，冷笑了一声，“那两个白痴双胞胎姐妹中的一个？”

“不是，是三等舱的一个乘客。”

“真是荒唐，他身为一名忠诚的德国密探，还有任务在身。”不过布莱斯怀特清楚维克还是个男人。

“他们想尽量显得很疏远的样子，或者避开人们的视线，但是他

